

鉅
水
齋
詩
集

餅水齋詩別集卷一

大興舒位立

柔兆敦牂

春秋詠史樂府

撰春秋詠史長短句詩強名之曰樂府大旨以左氏
內傳爲經而以國語公穀爲緯并雜采諸他書之論
春秋時事者凡一百四十首昔人之爲詠史樂府也
惟楊抱遺李畏吾爲最著近尤西堂則有明史樂府
顧皆詳於後代而畧於春秋今茲所詠若補其闕或
褒焉或譏焉或存而不論焉長言不足則他事相形
莊論易倦則詼諧間出雖其音節未必有合乎古抑
亦征南之一癖歟蓋嘗論春秋人物於君許楚其晉

悼於臣則魏絳羊舌肸公孫僑三人而已迨至其悼
既歿僑不能相大國絳與肸皆不得爲正卿灌而往
檜以下讀史者索索然矣故詠史詩止於此也非倣
伯恭博議之例也

蔓難圖

京城大叔美且都無使漪蔓蔓難圖蔓難圖荆可種矧又
黃泉不相送不相送會相見小人有母能樹護寡人有弟徒
滋蔓君不見象日殺舜舜不憂封諸有庠爲諸侯

碩人怨

齊侯之子衛侯妻妻錦褰衣妾綠衣綠衣黃裏碩人怨蕭然
絺綌秋風淒秋風淒送歸燕淚如雨不相見

純臣篇

君州吁臣石厚老夫痛心復疾首戴媽大歸君所知此二人者假君手亂臣賊子何代無胡亥能死秦扶蘇李斯不語趙高語純臣純臣石大夫

公矢魚

春蒐夏苗各有制今此矢魚非古意侍臣稱疾不能從流水茫茫迷遠地珊瑚之網翡翠竿歸來誰宴頭魚鱗爲魚最有魯魚苦取次宣公濫泗淵

滕薛朝

五年一朝三年一聘薛封夏奚仲滕亦周卜正維山有木工度之周禮宗盟重同姓君不見漢陽諸姬楚蠶食雖齒諸任亦不得何況齊人將築薛

鄭子都

昔有鄭子都姣好天下無能射穎考叔不能取螯弧考叔死子都喜行出雞犬卒出豕咄嗟鄭伯焉知禮

營菟裘

營菟裘齊社圃討薦氏謝羽父機事不密則害成將讓而弑誠無名天道好還如轉轂公死於齊輿說較

郟大鼎

濟陰大鼎高巍巍長繩百尺魯取來出師本欲平甌亂受賂乃復昭姦回詰朝齋戒納太廟臧孫流涕周公咲昔聞九鼎遷至洛今見大鼎來自郟鼎如有耳豈不聞鼎亦安足示子孫何不鑄鼎作王斧斬取當年宋華父

戰縑葛

夏取麥秋取禾鄭伯怨王王柰何右拒周左拒虢鄭伯禦工

王敗績魚麗之隙旃而鼓先者偏後者伍枉矢犯紫微祝聃
彎弓氣如虎彎弓彎弓王肩血紅七十二國不討賊令人卻
憶齊桓公

子同生

齊之甥魯之子不報仇生亦死蓬爲矢桑爲弧雖有雉雄有
狐狐綏綏雉啄啄弧無弦矢無鏃不報仇何爲耶前宜曰後
夫差

懷璧謠

贈君按劍而視之美玉還我切玉如泥之寶劍璧不可懷劍
不獻獻璧無罪劍無厭叔也拔劍初出師公也抱璧奔共池
君不見晉人假道賂垂棘大抵虞公皆好璧

莫敖趾

莫敖趾莫敖死蒲騷之役偶然耳柰何莫敖心竊喜大夫望
氣如有神請君更爲張三軍豈惟大夫賢夫人亦無兩今日
臣趾高明日君心蕩

雍糾妻

女爲父所生妻以夫爲氏二者有親踈誰能分別此母言人
盡夫父則一而已將夫來比父父夫安可比女聞阿母言心
知大有理密語告阿父壻也將死爾阿父聞此言盛怒壻無
禮持刀磔殺之流恨入骨髓生當誅權臣死當作厲鬼哀哉
勿婦謀婦謀至於死

新臺水

新臺水深深似海河伯娶婦豔且美鳩巢鴻網長相思相思
不到新臺水水濁不照愁水深難洗羞韓憑愁殺化青蝶楊

環咲看飛黃虬

黃虬謂庶况頭

噬齊歎

噬齊噬齊且飲酒楚王甥鄧侯舅三甥勸侯侯不從一甥伐侯侯乃窮噬齊噬齊淚沾臆楚國終能亡鄧國當年若聽三甥言社稷早應不血食

大豕啼

彭生人魯侯薨彭生豕齊侯死爲豕爲人竟何是人立豕啼貝邱矢貝邱矢射公子

射鉤行

臣戰乾時臣射鉤臣敗堂阜臣請囚施伯殺臣臣不憂鮑叔薦臣臣不羞臣才可用身可留臣請爲君霸諸侯願君毋忘昔日仇公曰唯唯邾無傷

響劇見

劇請見劇請戰小信神弗孚小惠民未徧君言察獄必以情
以情察獄堪用兵公徒三萬殺氣紫齊雲沉沉鼓聲死鼓聲
死呼戰士車轉軸弦發矢馬逸不能止以刀殺敵如削紙逐
北追奔電光駛警將上雪車中耻彼哉肉食焉知此歸聽鏡
歌飲酒耳

金僕姑

南宮長萬天下無平生不識金僕姑君豈可弑母可輦忠臣
孝子何殊途陳娥靡曼傾瓊液會遣將軍醉無力生當蒙虎
皮死當裹犀革犀革雖堅非馬革君不見馬新息

內外蛇

南門雙蛇關不止門外蛇生門內死死者一去不復回生者

化作龍飛來漢高斬蛇三尺劍宋武射蛇一枝箭蛇妖誠有
之妖由人興妖不知

繩息媯

楚王新得息夫人夢中化作陽臺雲夫人顏色竟何似有似
東風三月桃花春桃花盈盈濕春雨但聞桃花香不聞桃花
語桃花無言有兒女楚宮秋夫人愁不怨息侯怨蔡侯昔年
花落人何在今日花開水自流君不見東家美人美無賴一
咲嫣然傾下蔡

楚大閹

楚大閹乃以兵諫君恨無細箭五十束臣罪當誅別其足足
別不可續卞和空獻荆山玉

五大夫

奪田奪圃復奪宮五丈夫不相容天子蒙塵無處所五大夫
自歌舞歌聲舞態猶未歇北門兵來仗黃鉞哀哉勿作五大
夫勤王之旅無時無

佞人來

佞人來佞人來執而逃罪有歸鄭人侵宋事誠有魯人盟齊
會非久逃亦不可逃受亦不可受佞人來來何爲

鳳凰占

娶妻如鸞鴦擇婿如鳳凰鸞鴦飛對對鳳凰鳴鏘鏘一世奔
再世強五世熾而昌八世專政殺齊王以陳易齊田代姜豆
區釜鍾不可量七十二男如雁行願君勿更占鳳凰

二五耦

東關嬖五傾人城梁五助之若耦畊美男破老美女舌况有

優施中夜泣吁嗟哉淫破義費極納女楚建逃李園進妹春
申斃呼嗟哉親惑疏江充造蠱戾園殺息夫作奸東平誅

桓宮楹

桓宮楹煥且明桓宮楹彫以琢是諸侯非禮也彼子孫何爲
者

未亡人

滅息執蔡死楚王夫人柰何猶未亡夫人未亡令尹喜萬舞
宮牆從此起穀則異室死同穴作詩者誰更誰說六百兵車
一轆轤夜深楚帳聞啼鳥

神降莘

神之來兮翩翩賜汝號兮土田土田兮陪敦號公兮將奔國
之興兮聽於民其亡兮乃聽於神爾神之昭兮抑爾神之昏

生行舟而罔水死儀房以憑身惟西師之將至今夫胡爲乎
久居於此莘

慶父材

慶父材哀姜哀子般旣死閔亦死嗚呼魯難哀姜始君看武
媚娘能廢盧陵王己子尙如此何況娣之子恨殺築臺臨黨
氏叔牙中酒沉沉爾哀姜不足哀文姜何以文人言齊二女
能殺魯三君

崔乘軒

仙禽翩翩良不惡飛上高軒樂莫樂爲我爲鶴崔不知忽化
沙蟲與猿崔華亭崔不可栖揚州崔不可騎緱山月黑吹笙
稀歸飛華表聲淒淒禽荒自古能亡國崔軒不舞魚軒遊孤
山處士崔歸來不向西陵借油壁

城曲沃

請歌從軍行長子帥師取大城再歌築城曲宗子維城勝曲
沃里克有裏言士薦多竒策誠不願有商臣亦豈難爲泰伯
采藥不還藥亦香采薇不食薇生光愛憐少子老是鄉申生
何爲久自傷獨不見漢之東海唐淮陽

風馬牛

蔡姬蕩舟齊侯驚楚人膠舟周王崩侵蔡伐楚良有以矧無
縮酒包茅菁管仲方相齊子文亦相楚彼夸城池堅此耀甲
兵武馬牛其風南海波犀兕尙多棄則那乃知城濮之議戰
不若召陵之議和

專之渝

泰龜泰筮夫人册筮則從龜則逆龜長筮短君不知十年臭

味良差池史蘇之占不能用君王夜有齊姜夢夢齊姜薰不
香已無投笏褚都督空有望塵潘侍郎

褚比杜原歎
潘比里克

四字獄

于少保兩字獄岳將軍三字獄賊由太子四字獄大抵小人
女子心欲食忠臣孝子肉豈知胙肉原無毒倉頡造字鬼夜
哭

賊狐裘

朝築城屈暮築城蒲蒲主重耳屈居夷吾築蒲者誰耶築屈
者誰耶狐裘蒙茸何爲耶思公子兮別無家青宮桐木黃臺
瓜

虞不臘

欲知虞與虢譬若隴及蜀得隴思蜀誰不然伐虢取虞如破

竹鶉賁賁星焯焯虞後執號先奔號不五稔虞不臘輔車唇齒誰與論輔車本相依唇齒亦相黨唇齒寒馬齒長

城虎牢

城虎牢城何高城高不能障讒口安得長食圍中桃楚王昔贈申侯璧侯今柰何適小國小國不能容小人虎牢城城乃傾

會葵邱

塗山盛王會葵邱急霸功叛者已九國不聞誅防風賜胙既非禮拜胙亦多僞所以游夏徒不道桓文事

藐諸孤

慶父殺般成季奔里克殺卓荀息死者非奔者是非謂奔者是死者不得其所死君言藐諸孤辱在荀大夫大夫曰貞

貞乃諒大夫曰忠忠則愚忠貞既竭股肱力猶幸當年言不食雖不食竟何益吾聞伐虢取虞皆苟息柰何不能殺里克信不近義謀不臧白圭白圭磨不得

伏劍恨

二君一大夫竟爲誰人死伏劍不須恨執筆非率爾如何晉悼公不殺欒武子

新城巫

申生昔乘車狐突執其轡下國忽登僕此事咄可恠鬼曰晉昇秦毋乃帝有醉惟應新城巫先告宗邱敗

九百里

黃叛楚楚伐之楚伐黃齊不知事齊事楚良獨難南海北海何當還君不見郢人倍道荆尸起一夜能馳九百里

汎舟役

渭川萬樓來河曲絳州民食雍州粟爲君一唱汎舟歌不數
兩珠復雨玉天災流行何處無明年秦吏空催租秦人飢死
晉飽死晉人忽作越人視爲君再唱汎舟歌汎舟之役夫如
何

鄭小駟

扇馬不可騎小駟不可乘況張三軍觀殺獲水土不習奚能
勝君不見韓原失意輅秦伯出淖掀公不可得可憐君馬黃
直到身頭白

作州兵

作爰田國人哭作州兵國人樂呂甥秘計洵無雙郤乞文辭
亦不辱忽憶當年安樂公閉目垂頭不思蜀

五公子

五公子六夫人夫人非六如者六公子各自思爲君思爲君
不可得筦子天下才乃以孝公屬宋國噫吁嚱豈刁昔作觀
軍容易牙負鼎開方凶楊門扇底壽宮淚蠕蠕不殺三尸蟲

鑄三鐘

願鑄鐘弗鑄兵鑄兵多殺氣鑄鐘多遠聲豈不知咸陽金人
十有二揭竿斬木終能至

新里行

新里復新里苕苕西逼秦西逼秦勿謂秦無人秦人朝入新
里門新里竟爲秦人新梁人築新里梁人不能有秦人不自
哀乃爲新里守國家之守守在德不在池深與城厚新里新
梁國奔長城長秦國亡

與子歸

卜之不從妾爲妻筮之不從羸敗姬羸敗姬兮姪從姑乃心
西悲歸來乎問女何所悲不及公子同與歸思公子未敢言
已逢蕭史休回首爭見洪厓又拍肩

魚門胄

馬腹竄可鞭蠶尾豈不掉誰知魚門胄忽作龍山帽君不見
王頭士壘空相咲

公傷股

魯人戰齊人公將鼓劇曰不可齊避魯宋人戰楚人公不鼓
公曰未可宋逃楚公言不重傷鄆子何爲用臚社公言愛二
毛滕子想非殞白者大莫大於漢夜郎智莫智於周宋襄嗟
嗟宋襄股乃傷

柯澤行

桓姜會齊侯詩爲桓公羞文非勞楚子史爲文公耻婦禮不
踰闕與門二姬況出文夫人夜深豈有高唐夢薄薄魚軒遠
相送

公子篇

哀王孫母具食觀公子妻寘璧英雄失路無人知往往相憐
在中幃宮中一夜醉鴛鴦愁殺青青陌上桑娉婷不嫁遠離
別二十五年空斷腸

縣上田

旣焚介推山亦燕負羈宮求賢與報德皆用烈火攻所求何
賢報何德縣上有田畊不得龍蛇之歌悽以惻烟火蕭條作
寒食

替隗氏

夏之放惑妹喜殷之亡悅妲己周之遷咲褒姒東周之奔替隗氏無極無終惟女子天下之事可知矣

聚鷓冠

公子好竒服流亡不知處傳聞陳宋間有人冠翠羽冠翠羽作天士不衷不稱盜殺汝

國子銘

邢衛昔皆遭狄擊豈知衛亦邢之狄當年同姓竟何如孤負齊人從簡書巡城何處來二禮二禮來一國死且自爲銘良不耻曷銘爾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請隧行

左師逆天王右師取太叔秦伯雖可辭陽人亦不服函關紫

氣從東來路人爭看天王回原田每每南陽境酒酣殷勤以
隧請王曰叔父公其休他年遺恨聲如牛

原城圍

甯退一舍圍毋失三日信不聞倉葛呼但向勃鞞問晉侯器
小不足論趙衰亦記壺飧恩君不見狗監薦相如景監因商
君將軍豆粥野人塊衰乎衰乎空爾文

戰城濮

盟衡雍戰城濮獻楚俘受王福大輅之服戎輅服彤弓茲弓
光赫煜桓鬯馨香卣刻玉虎賁絕勝紀綱僕王策晉侯侯三
辭再拜稽首乃受茲彼善於此誠有之信盟德攻吾不知

夢河神

中軍夜夢河神語瓊弁玉纓願乞與會須賜汝孟諸涓令尹

躑躅不能許號神六月初錫田河神一夜來求冠妖夢窮神
本無賴雖與之冠兵亦敗

狩河陽

以臣召君罪不宥不得已書曰狩大書特書意忠厚河陽非
復岐陽舊

深室獄

深室獄討不服豈曰討不服恩怨分明出五鹿贖貨筮史衛
貨醫何似魯侯十穀玉玉乃王與晉侯之所欲歸遣成公夢
康叔

生三犧

夷隸通鳥言貊隸掌獸語禽言獸語各有情豈獨猩猩與鸚
鵡介君公讌聞牛鳴不執牛耳知牛聲問牛鳴悲抑鳴喜是

生三犧用之矣生子爲犧莫自夸爾牛舐犢何時已君不見
雄雞脩脩憚其尾

北門管

北門管擊柝守東門師銜枚走馬三百秦將軍牛十二鄭商
人北門管東道主秦具固鄭原圃三帥執三客逃車麟麟馬
蕭蕭

二陵謠

北陵風雨南陵廟白馬從軍正年少送人老淚日西斜誰能
更向長安笑此行千里幾時歸此去三軍何處來聞道重關
一百二隻輪匹馬竟無回

面如生

穆姬劫兩君文嬴請三帥誰云先軫唾不及蹇叔淚匹夫逞

公孫敖

子穀食于難收死句麵死戾邛中葍之言不可讀犁牛之子
駢且角

蕭封人

亂邦不可居危邦不可入逃名不終朝見幾不終日春秋書
字不書名祇愛封人不愛卿君不見神武冠彭澤組莒僕鄭
詹何足數

泉宮蛇

泉臺相近泉宮路蛇行十七先君數不知何與君夫人宮車
惆悵秋風暮國人從此毀泉臺蛇祥不見蛇妖來魯妃不自
聲姜始豈必有蛇然後死

楚大饑

野無青草國有寇大兵不在凶年後誰歟首倡徙坂高北門
鴻雁聲嗷嗷鷺賈弱爲強師叔強爲弱七遇兵氣揚一戰敵
膽落楚莊霸業從此開饑饉師旅非國災

田孟諸

私家恩日結公室勢日微三桓能弱魯一陳竟弑齊權臣構
黨尙如此何況翩翩濁世佳公子信陵既有名營陽復無道
稱制惟應霍氏專多情未信徐娘老吁嗟乎葛根久不庇蔓
草滋難圖西風獵獵空消息愁殺司城蕩意諸

申池遊

好色可以奪人之妻爭田可以別人之足妻奪夫自乘父別
子猶僕君爲申池遊臣向申池浴彷彿龍舟銷夏時蕭蕭風
雨中池竹

馬矢埋

若君命則可死非君命何必爾公冉務人言可從柰何惠伯埋馬矢埋馬矢明日夫人哭過市可憐皇甫嵩不聽梁長史

去一凶

呼鷹鸞禦魑魅司寇逐太史對問君何故授昔僕母乃愛僕之寶玉寶玉從何來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

戰大棘

萊駒昔失戈狂狡今倒戟戰戰無勇古所羞君不見高固築石馳晉壁子蠻忿解黿華元怨殺羊恩澤不均史所戒君不見張巡殺馬圍睢陽

古良史

桑下靈輒餓餓者誰古孝子庭前鉏鹿觸觸者誰古義士朝

金ノノ言老手夕一
二二
中董狐書書者誰古良史書曰趙盾弑其君盾曰不然史曰
是大書特書書不止書法不隱從此始後來東海濱又有南
史氏

九州鼎

水土既平山海作復遺貢金來九牧鑄鼎象物知神姦自夏
及周無不若世三十年七百德雖衰命未革告爾大小輕重
問不得君不見後世有男子自稱秦始皇萬夫沉水尙難取
何況區區一楚莊

姪姑耦

美人夜見花神語小草青青媚香雨曉來占夢贈同心一咲
嫣然散花女漆洧春風記采蘭前裙消息水邊寒伯儵天使
言猶在后稷元妃族自蕃

食指動

生當五鼎食死當五鼎烹乾餓有失德酒漿且召兵君不見
老饕異味以指卜獻龜咎構君臣獄不誅食指但誅心恨殺
歸生權不足權不足棺乃斲

若敖鬼

熊虎而豺狼可殺不可子不殺將亡若敖氏若敖之鬼饑欲
死俄而殺子揚俄而圍伯嬴貫笠轂著丁甯雖以三王之子
爲質猶弗聽二矢旣亡一鼓作巡師竟滅若敖族竟滅若敖
族新鬼煩寃舊鬼哭

穀於菟

謂虎於菟謂乳穀蠻府方言有時有猛虎尙有情忠臣豈無
後三湘七澤無人知爲采絕代輜軒詩試看陋巷呱呱泣會

有牛羊腓字之

討少西

君不君臣不臣棠姜幾土齊夏姬能縣陳袒服恣夜遊南冠
趨朝食相思不祥人相逢亡賴賊連尹襄老三年碧清尹弗
息一族赤黑要烝焉分其室元妻之喻及弱息而況通吳於
上國子重子反奔命七三爲王后七夫人未知荀草何顏色
君不見呂尙一蒙面姐已懸白旗高頰不奉詔麗華葬青谿
後軍下靈武玉環繫羅衣如何孫叔稱賢相不勸君王斬夏
姬

太宮臨

小國不可以無信小國不可以有功有功必有息無信將無
從始奏柳琴捷旋受辰陵盟國人匆匆臨太宮淚痕洗面難

相容後來孫皓劉禪輩大有許男鄭伯風

邲之戰

陳牽牛鄭牽羊天方授楚不可當楚既不可當晉亦聊復爾
中軍夜半聞鼓聲一聲河滿一舟指

七德歌

殺尸秦自封晉尸楚不收誰取鯨鯢作京觀但聞鬼哭聲啾
啾楚莊一語仁無量霸者分明進於王古意高吟七德詩重
圍溫挾三軍纜

子反牀

龜貅野宿烟萬竈月黑重圍人不到短衣結束宋華元直上
將軍臥榻叫將軍不知其所爲夢中問客從何來客亦不卽
言睥其目睇其腹于思而于思屹立不動山崔嵬將軍大驚

客徐白寡君使元告大國大國誠哀憐敝邑有菜色大國若不圖子可食骸可析城下之盟不可以必得國之存亡在今夕將軍曰諾謹謝客明日歎書牛血赤

三儁才

五罪旣難逃三才竟何補不患才三患罪五那須更待後之人一戰曲梁畧狄土君不見楚人圍宋晉舍垢坐使楚人訝天授楚收人骨封鯨鯢晉鞭馬腹問狐狸區區赤狄赫赫楚伯宗之謀毋乃非

亢杜回

買妾自情深嫁妾及年少本期無子從前言誰必有心圖後報豈知陰德如耳鳴生者不死死者生當時若遺葬花去此日誰爲結草行

問殺烝

宴折俎享體薦公當享卿當宴王曰太傅何弗聞王室典禮非虛文典禮由來在王室形鹽咲殺周公閱

卻子登

西卿徵會來東國千里嬰嫻奉玉帛蕭同姪子咲登臺卷上珠簾看跋客客登玉齒粲然開國中疑舞商羊來商羊來君勿猜君不見平原美人咲蹙者何況眇禿痴儂同來也

庶有豸

相逢盡道休官好富貴仍須致身早卻冠翠羽車朱輪不懸不挂林無人我意花開無不落隨武因之遂讓卻九京他日誰與歸惆悵斯人不可作

東門氏

東門氏殺適立庶寵爾子去時骨肉猶未寒來時淒絕東門
壇行父歸父不兩立各假公言濟私急一朝宣叔逐東門魯
不可懷濟可奔自魯至齊休再慮當日哀姜從此去

鞏之戰

忽聞靈妃咲能令丞相曠一戰逢丑父再戰賓媚人驪山烽
火傾城矣况復卿卿跋能履登樓休更咲裴寬隱几惟應待
盧杞

獻齊捷

大夫獻捷卿帥師侯伯失禮天子辭旣委三吏降一等何又
宴而私賄之晉方執齊囚鄭亦獻晉虜鞏朔之來尙在周皇
戍之去乃在楚吁嗟乎中原從此無盟主

鄭賈人

商人昔犒秦孟賈人今謀晉智罃一商一賈各竒絕惜哉
但記弦高名賈雖無名自千古心識春秋有此賈有如陽翟
大賈呂不韋留其名姓將何爲

新田樂

故絳薄復薄新田樂莫樂新田之樂不可支水深土厚遷居
之國家盛衰各有主豈必區區在風土君不見盤庚遷殷紂
絕天周公卜洛平東遷若使新田勝故絳新豐雞犬應無恙

通吳行

君不見秦伯飄然采藥走遂使周家有九有一時同姓盡封
侯周道親親此獨否吳頭楚尾江以南以吳復楚楚不堪晉
臣通吳吳子許吳人至今能晉語豈知通吳爲夏姬豈知沼
吳爲西施前屈巫後伍胥安知周公子不怨范大夫

鍾儀操

冠南冠音南音瑤琴楚弄聲悵悵若非下里巴人曲定有陽
春白雪吟曲終不作雍門泣兩釋纍囚送歸急一弦一柱有
知音但恐齊王不好瑟

克三都

城堅無德不可守城陋無備不及走狹辰克三都或因或縱
無時無圍蕭隱鞠蒨園莒棄背荆無端殺楚囚莒蕭兩皆潰

夢大厲

寢門夜來妖夢惡巫不麥醫不藥但有二豎子上下膏肓相
跳樂良巫既殺良醫還巫醫同夢心茫然大厲已爲孫請帝
小臣竟負公登天

地室懸

不聞絲管天上聲但聞鼓角地中鳴未知所奏更何樂使我
徒御愀然驚克登齊笑吃吃至登楚恠咄咄誰知一矢相加
遺有人夢射鄢陵月

絕秦歎

巫臣忽通吳呂相忽絕秦春秋以強弱爲曲直安用昏姻盟
誓空紛綸空紛綸易更變卻從報櫟溯擊殺六十年來十六
戰

非吾節

君不見暫子臧不義暫國從此亡弑君之賊尙在國子臧柰
何不討賊節可守義則違况肯爲去賊幡然歸子臧之歸夫
何爲

戰鄢陵

其君矢集目其臣杯在手持此三日糧勸汝一樽酒當年鹿
死誰雌雄醉眠失意行匆匆亦知晉屬終爲厲始信楚共所
以共

盟僑如

魯難未已長太息前慶父後宣伯他年雖驗東宮占當年已
有西鄰賈君不見漢雉飛唐狐媚帷薄不修邦國瘁豈其娶
妻必齊姜自桓以下言之長

惟祝我

但以壽爲戚不以壽爲惟老臣不願見此事先驅螻蟻愁汎
瀾祝宗齋戒惟君故燮死鄢陵媾死鑄

蒙衣輦

錦紉三日深宮開車聲夜半麟麟雷白馬初從北門入赤鳳

自爲西京來國君道長嗟行役何處閉門曾索客腸斷宮人
踏臂歌青天蕩蕩楊花白

此指叔孫僑如

瓊瑰泣

夜夢飲食且哭泣且夢哭泣夜飲食三年噩夢渡黃河大珠
小珠歸不得鮫人織賣龍宮綃出沒海底乘烟濤悄然欲別
兩行淚化爲萬斛珍珠碎盈懷一覺歌相送狸脈之占偶然
中若使當時竟不言無人更紀瓊瑰夢

尸三卿

鄆陵戰後誰先死我思古人范文子郤笑抽戈講武堂三卿
一日成三鬼族大寵多鮮善終況有恩怨難相容可憐白首
同歸日地下如何見伯宗

東門車

畜老猶憚殺牛老莫敢尸歸生不足責厥也亦復有此詞厥
雖失言焉用厥書偃終能使程滑眼看一乘東門過匠麗之
遊柰樂何

立周子

樂書始逆周子時意立幼小權可持豈知清原一相見兄雖
無慧弟不擬用我今日否今日鞏臣之願盟而入遂朝武宮
開霸圖有君如此春秋無豈惟春秋無君不見式人齧折將
軍符

簡之師

將軍昨克鳩茲年甲三百練三千將軍今亡鄧廖日練三百
甲八十所獲誠不如所亡鄧廖亦良駕亦良將軍之心自不
競安得將軍名去病

三物成

稱仇立子復舉偏內舉外舉爲薦賢但使有賢皆可用平生
不識臧文仲君不見豫章太守薦蔡遺幽州中正嘉陽尼建
官成物各有類千秋佳話三祁奚祁奚老矣尚無恙畱與他
年救叔向

魏司馬

司馬法不可犯犯司馬者法當斬君寵其弟不識兵臣戮其
僕能用刑中軍赫赫魏司馬授書伏劔君休驚君休驚臣不
辱君不見吳宮美人血漉漉斷頭何況揚干僕

鹿鳴三

孫叔翩翩聞樂對肆夏文王臣不拜鹿鳴宴嘉賓四牡勞使
臣皇皇者華殷相詢臣拜臣三敬答君君不見甯武子湛露

彤弓肄業耳

樹六櫃

不虞不殞君自知他日此咎誰當辭母以子貴古來有大夫
幸復三思之頌琴已送齊姜去玉棺石槨知何處將作大匠
持斧來東園秘器東門樹

和戎利

和戎之利利有五君曰不可臣曰可臣心意在觀中原君心
慎勿思開邊漢單于唐回紇萬里秋風馬骨高琵琶彈殺關
山月

狐貽髻

戰而捷晉於是乎始墨其不利耶魯於是乎始髻臧之狐裘
不如晏之狐裘身不滿三尺乃貽我狐貽之羞侏儒侏儒幸

不遇長狄僑如

子蕩怒

朝中司馬弓門外司城矢弓矢雖多何至此君不見李卿百戰張空卷又不見霽雲飲羽浮圖輒此弓此矢不常有覆雨翻雲好身手

無忌仁

祁大夫舉其子韓大夫讓其弟子爲祁午弟韓起起與田蘇游久矣田蘇本是晉端人田蘇亦仁無忌仁無忌誠好仁祁奚能舉善千秋賢父兄爲君作合傳

河之清

從楚從晉皆有害何似當年不侵蔡駢也本無信舍也頗有謀背晉降楚晉不喜老楚待晉楚不休自今鄭國無甯矣童

子之言猶在耳

改載書

天恐晉楚不治兵中立一鄭供其爭干戈甲冑可以戰犧牲
玉帛可以盟戰不已備軍儲盟不已改載書豈惟載書大可
改載書無數今安在

桑林舞

滅一國封一家家雖不受國已嗟我不識向戌有何功亦不
識偃陽有何罪大旗落日桑林鬼

賦青蠅

煩君東道主賜我南鄙田官之師旅實有闕安得漏洩姜戎
言來姜戎不與會賦青蠅趨而退

馬首東

邲之戰中軍之佐先濟師櫟之役下軍之士皆從之令嚴鐘鼓三更後明日誰能瞻馬首馬首東繫汰穀愎將母同

鞭師響

彈琴鞭美人美人怨歌舞知音良獨難好色無處所一朝爲君誦巧言恨殺當年三百鞭今日目送飛鴻昨日手揮五絃朝無人

北宮主西宮臣聚五族醢三人朝中定是無人耳若猶有人豈如此君不見淫樂矇來盜乃死

餅水齋詩別集卷二

大興舒位立人

疆圉大荒落

黔苗竹枝詞

黔於漢屬西南夷唐宋以來曰蠻曰獠洎明始設府
州縣種類日漸繁息則曰苗曰蠻曰獠曰峒曰狢狢
曰狢狢曰番曰木老曰六額子曰猓獠曰狢兜其自
粵遷至者又有若猓若獠若狢與狢與猓咸隸屬焉
然皆得名之曰苗是眞所謂苗裔也苗旣居處言語
不與華同其風俗飲食衣服各詭駭不可殫論余從
車騎之後輒以見聞所及雜撰爲竹枝體詩且爲之
註蓋不啻郭景純作山海經圖贊吳道子畫地獄變

相也設非親歷其境驟而示之以所作不幾致疑於海上之木山中之魚哉夫古者輶軒采風不遺於遠而劉夢得作竹枝詞武陵俚人歌之傳爲絕調余誠乏夢得之才又所記謾瑣無足當於采錄而以一書生萬里從征往來柳雪橫梨而賦磨盾而書將以是爲鏡歌一曲之先聲焉

西南夷一首

嫁得槃瓠不自由岑山仔水遠來遊無因石室功臣表狗尾如貂續未休

槃瓠高辛氏之畜狗也銜大戎吳將軍頭獻闕下帝酬其功而妻以少女槃瓠遂負女走入南山石室三年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婦衣服製裁皆有尾形號曰蠻夷詳見范史

西南夷列傳此蓋苗子之始祖矣苗以山之高者爲岑水

分流曰孖高辛一作南辛

夜郎一首

流水淙淙而夜郎浣紗人見竹三王年年飽喫桄榔飯不信
人間有稻粱

初有女子浣於遯水見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哭聲剖竹
得一男歸養之長而自立爲竹郎俟以竹爲姓漢武帝殺
之後封其三子民爲立竹王三郎神祠其地桄榔木可爲
麩百姓資食焉

牂柯蠻一首

且蘭江上戰船閒南去莊豪竟未還留得瓢笙作歌舞一條
冷水萬荒山

莊蹻至且蘭椽船步戰牂柯椽船杙也宋時牂柯蠻入貢
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聲數十輩宛轉舞以
足頓地爲節名曰水曲桉史漢皆作莊蹻范蔚宗作豪郭
青螺考辨謂當從後漢書

東謝蠻二首

絡頷金銀壓兩肩皮冠革履去朝天分明山海圖經贊那擬
周書王會篇

唐貞觀初東謝酋入朝冠鳥熊皮若注旄以金銀絡頷被
毛皮鞞行膝著履頽師古上言昔周武王時遠國來朝太
史次爲王會篇今當寫作王會圖詔可

紅絲早已繫綢繆牛酒相邀古洞幽底事相逢不相識謝郎
翻比謝娘羞

東謝昏姻不避同姓以牛酒爲聘女歸夫家夫羞澀避之旬日乃出其俗男女皆椎髻網以絳垂於後

南平獠一首

新製通裙稱體量竹筒三寸綴明璫夜深留客干欄宿細說當年劍荔王

婦人橫布二幅穿中貫其首號曰通裙美髮髻垂於後竹筒三寸斜穿其耳富者飾以珠璫人皆樓居梯而上名曰干欄其酋姓朱氏唐時稱劍荔王云

狝苗一首

淺草春開跳月場聘錢先乞紫檳榔隔年一咲占歸妹抱得新兒認舊郎

狝家在五代時楚王馬殷自邕管遷來其種有三曰補籠

卡九青仲散處貴陽平越都勻安順南籠各郡屬風俗相同每歲孟春會男女於平野曰跳月地日月場各爲歌唱合意則以檳榔投贈遂爲夫婦而昏成三日婦卽別求他男與合非生子不能歸也

按平越府今改爲直隸州南籠府今改爲興義府

宋家苗一首

識字畊田不記年男昏女嫁兩茫然似渠打鴨休相咲勝索開門一種錢

宋家在貴陽相傳爲春秋時宋國裔楚蠶食上國俘其民而放之南海遂流爲夷頗通漢語文字男帽女笄將嫁男家遣人往迎女家則率親黨篳楚之謂之奪親俗誠可咲然今人嫁女之家有索開門錢者竟至攘臂請益則其異於苗子也幾希

蔡家苗一首

卿卿瓊髻我瓊裳，做夏匆匆興不常。
幾見鴛鴦能作冢，銷魂人贈返魂香。

蔡人爲楚所俘，在貫筑清平，修文清鎮諸縣。暨大定之威甯，平遠州男女製瓊爲衣，婦人以瓊爲髻，飾以青布，若牛角狀，長簪，綰之。夫死，將以婦殉。婦所私挾衆奪之去，乃免。其聚會親屬，椎牛跳舞，名曰做夏。

龍家苗二首

狗耳茗亭縮髻螺，鬼竿影裏兩婆娑。
明珠惹惹偏相似，腸斷征蠻馬伏波。

龍苗種有四，一曰狗耳。龍家在廣順州，康佐司男子束髮而不冠，婦人辨髮螺髻，上指如狗耳形。春時立木於野，謂

之鬼竿男女旋躍而擇配衣以五色藥珠爲飾貧者代以
薏苡

拋卻殘春趁早秋紙錢一陌咲牽牛看他被髮伊川野何不
辨蠶娘祭馬頭

一日馬銚龍家婦人作冠若馬銚然以七月七日祭於墓
又大頭龍家曾竹龍家其俗約略相似

花苗一首

牛角傳歡復幾時聲聲銅鼓賽叢祠無端飛出金蠶箭擲破
雞黃又鬧屍

花苗居大定貴陽遵義各屬每會必擊銅鼓飲酒注牛角
中好蓄蠱毒夜飛而飲於河有金光一線謂之金蠶每以
殺人否則反噬其主故雖至戚亦必毒之以洩蠱怒也人

死則集親友歌唱屍側曰闍屍葬瘞以雞子擲地下之不
破者爲吉

黑苗三首

馬郎房底好姻緣，僕指佳期又幾年。
插徧青山黃竹子，噉噉還索鬼頭錢。

都勻之八寨丹江鎮遠之清江黎平之古州其近山者爲
山苗近水者爲洞苗有土司者爲熟苗無管曰生苗又有
高坡苗皆衣黑總曰黑苗結婚昏則鄰建空房名馬郎房未
昏嫁者遇晚聚歌情稔則以牛隻行聘合昏三日女歸母
家或半年始一返女父母向壻索頭錢不與或另嫁有壻
女皆死猶向女之子索者則謂之鬼頭錢凡人死一月後
其生前所私男女各插竹於墳前祭焉

兩姓姻緣接舅姑鄉風世世畫葫蘆外甥錢少遲歸妹從此
羅敷自有夫

清江昏嫁姑之子定爲舅媳倘舅無子必重獻於舅謂之
外甥錢否則終身不得嫁或召少年往來謂之阿妹曰妹
諱之也

耶頭洞崽畫鴻溝醅菜藏來各幾秋準待來年喫牯臟鬼堂
風雨自啾啾

黑苗以上戶爲耶頭下戶爲洞崽雖男女多苟合然洞崽
不敢通耶頭犯則死期至矣所得羔豚雞犬鳴鴉之屬死
則連毛臟置之甕中層層按納俟其唧蛆臭腐始告缸成
名曰醅菜珍爲異味愈久愈貴問苗子之富則曰藏醅桶
幾世矣又每十三年畜牡牛祭天地祖宗號祭曰喫牯臟

每寨公建祖祠名曰鬼堂

青苗一首

不借雙雙大小同
渾難撲簸辨雌雄
低頭爭似擡頭好
布白
青青笠自紅

修文鎮甯黔西皆有青苗
在平遠者或稱菁苗
男女皆著草履衣亦無別
惟其首則婦人蒙青布
一幅男子戴紅藤笠
非是幾不知烏之雌雄矣

紅苗一首

織就班絲不贈人
調來銅鼓賽山神
兩情脈脈渾無語
今夜空房是避寅

紅苗惟銅仁府有之
衣服悉用班絲女紅
以此爲務擊銅鼓以
歌舞名曰調鼓每歲
五月寅日夫婦別寢
不敢相語

以爲犯則有虎傷

白苗一首

折得蘆笙和竹枝深山酣唱妹相思蠟花染袖春寒薄坐到
懷中月墮時

白苗之習略同花苗其服先用蠟繪花於布而後染之既
染去蠟則花見焉蘆笙者編蘆管爲笙有簧男女相會吹
以倚歌歌曲有所謂妹相思妹同庚者率淫奔私暱之詞
貴定龍里皆有衣尙白故曰白苗

西苗二首

山陞高下接青黃今歲豐收是滌場便要椎牛祭白號萬山
簫鼓鬧斜陽

西苗居平越之清平歲十月收穫後以牝牛置平壤延善

歌祝者導於前男女童數十百輩隨之歌舞歷三晝夜乃
屠牛以報豐年名曰祭白號

一曲山謠兩鬢花月毬拋後女歸家野田豈有宜男草更遣
婁豬定艾豨

凡苗類有跳月之習西苗製花毬於唱歌時擲所歡以結
昏亦非生子弗歸也

東苗一首

半臂青青織錦闌淺裙百步不知寒一梳飛上崑崙月便是
君家黑牡丹

東苗有族無姓雜處貴筑龍里清平衣尙淺藍色短不及
膝婦人花衣無袖惟兩幅遮前覆後著細褶短裙鞦髮盤
頭籠以木梳故用唐人墨池雪嶺之事爲詠

天苗二首

華胄周南太覺遙，葛根難庇遠椒聊。
山風夜夜吹枯骨，倒挂收香綠鳳么。

天苗一名天家多姬，姓自以爲周之後，在廣平州人死，不葬，以藤蔓束之樹間。

豆蔻梢頭月似鉤，山花開近女郎樓。
不知誰擲青蘆管，一夜春情散不收。

其在天壩者，女子年近十三四，卽構竹樓野外，處之聞歌而合。此較黑苗之馬郎房更奇。

克孟牯羊苗一首

山房縹緲際青天，百尺梯頭踏臂眠。
纔到三更春夢覺，淚花一斗聽啼鶉。

廣順州之金筑司有苗曰克孟牯羊擇懸厓鑿竅而居不
設牀第構竹梯上下高者或至百仞親死不哭笑舞浩歌
亦曰鬪屍明年聞杜鵑聲則舉家號泣悲不能勝曰鳥猶
歲至親不返矣

平伐苗二首

長裙雌豸短裙雄吹入山前一陣風我亦青袍似春草泥他
蓑影作漁翁

平伐苗在貴定之小平伐司以地名也男女皆著裙男子
裙短婦人裙長然無袴或學他苗製袴則又不裙彼袴與
裙終身不相識也男子入市則衣草衣蔽蔽如漁蓑顧影
自喜蓋以爲盛服云

木槽埋趁一身寬論定何須更蓋棺略倣南朝通替式不知

曾許再開看

平伐人死盛於木槽而瘞之有底無蓋獨木所成此與殷
淑妃通替棺頰類

紫薑苗一首

洞門側側掩萊蕪三尺黃泥冷未塗從此天邊飛破鏡分明
女子重前夫

紫薑苗在都勻所屬以十一月朔爲歲節閉戶把忌七日
而啟犯者以爲不祥夫死妻嫁而後葬曰喪有主矣

陽洞羅漢苗二首

月場難築避風臺衣尾匆匆隔夜裁試問裙裾上帶唾絨
一幅爲誰開

羅漢苗在黎平府昏姻亦以眺月成女子長裙無袴加布

一幅刺繡垂之於前名曰衣尾

髻上疎比項下錢生苗居後熟苗先不愁雙髻鴉堆重又製銀環壓到肩

婦人挽髻額前插木梳於上富者以金銀作連環耳墜項下刺繡一方飾銀錢焉昏或先外家不則卜他族遠者曰生苗然仍跳月

谷蘭苗一首

織錦簇簇花有痕織布縷縷家無禪月中織布日中市織錦不如織布溫

其在定番州者則有谷蘭苗定番多織苗錦而谷蘭獨工於布其布最精密每過場期入市人爭購之遂有谷蘭布之名皆深山遙夜機杼軋軋所成顧不自衣也

九股苗一首

牛尾槍開夜有聲傭中佼佼鐵錚錚當年鑄就六州錯丞相
原來是老兵

苗之剽悍莫過於九股在凱里司武鄉侯南征戮之殆盡
僅存九人遂爲九股散處蔓延頭戴鐵帽後無遮肩前有
護面鐵兩片卽鑄於帽身披鐵鎧如半臂自胷以下用鐵
鍊周圍形如環垂及於足坐則縮而立則伸下以鐵片纏
其股若韞琤琮有聲健者結束尙能左牌右捍銜利刃踰
嶺若飛猿兩足無冬夏皆赤生時卽漆其腳底也其子母
礮名牛尾槍尤極猛惡前明楊應龍之叛九股實羽佐之
應龍伏誅而不敢問罪九股至 本朝雍正九年經略張
廣泗合楚粵黔三省官兵勦撫然後搜繳兵甲建城安汛

焉

紅狔狔一首

三寸桐棺一粟牌山圍皮骨水滸骸淚珠若到家親殿憑仗
紅裙細細措

男女桶裙以紅布爲之曰紅狔狔殮以棺而不葬或置巖
穴間或臨大河不施蔽蓋樹木主識其處曰家親殿歲時
展掃之

花狔狔一首

羊樓高接半天霞杉葉陰陰狔狔家滅卻署圍餘幾許桶裙
量就一身花

狔狔種不一所在多有男女以幅布圍署旁無襞績謂之
桶裙花布爲花狔狔屋宇去地數尺架巨木上覆杉葉如

羊棚稱爲羊樓

水犵狁一首

擾家捕魚魚欲愁占得烟波老未休只道誅茆山上住誰知
結屋水中洲

餘慶施秉等地有名擾家者善捕魚雖隆冬亦能入淵故
曰水犵狁

翦頭犵狁一首

不作劉伶荷鍤埋焚如真是突如來心長髮短君休笑留得
相思一寸灰

翦頭犵狁在貴定男女蓄髮寸許死則積薪焚之性皆嗜
酒入市者無不陶然

打牙犵狁一首

有意齊眉結壻歡無端鑿齒做人難青脣吹火今宵事口血
分明尙未乾

打牙一種多在平遠黔西其俗女子將嫁必先折其二齒
否則妨夫家殆所謂鑿齒之民歟又剪前髮而留後髮則
取齊眉之意

鍋圈狝狽一首

平遠州中鬼畫符傳來面具於菟雖然不作招魂賦且盡
生前酒一壺

此種惟在平遠州其俗嗜飲尙鬼有疾則延鬼師以虎頭
一具用五色絨裝飾置簸箕內禱之親死側置其屍謂使
其不知歸路其曰鍋圈者婦人以青布束亂髮肖其形也
披袍狝狽一首

底事裁衣似打包風風雨雨自披袍卻嫌針線尋無迹織徧
山羊五色毛

披袍亦在平遠州男女衣服長僅尺餘外披以袍方而闊
洞其中從頭籠下前短後長左右無袖裙以五色羊毛織
成亦無褶

木老一首

放鬼纔過七七期更傳畫鬼祀靈旗無端食指今朝動問是
槃瓠第幾支

木老所在多有父母死長子閉戶居四十九日乃延巫薦
祝名曰放鬼祀鬼則用五采旗其族同姓不昏異姓不共
食犬

犴兜一首

權就風鬟墮馬妝雙心一袂繡鴛鴦不妨徑向君家宿行到
深山藥箭香

狔兒亦苗也施秉黃平皆有之女子多美者短衣偏髻繡
五采於胸前人調之則咲而從焉善爲藥箭埋所居之遠
近觸之機發往往傷人

狔獍一首

山家風露竹牆低鹿眼玲瓏望欲迷從此不愁牛礪角夜深
封得一丸泥

狔獍卽陽荒其種最繁都勻石阡施秉龍泉黃平餘慶黎
平龍里皆有之荆壁不塗門戶不扃出入以泥封之餘俗
與諸苗略同

八番一首

八番女兒日夜忙
畊田織布勝於郎
長罽鼓敲老虎市
今年香稻滿椎塘

八番在定番州
其俗男逸女勞
男皆仰給於女
剗木作臼曰椎
塘臨炊始取稻
把入臼舂之以
寅日爲市凡燕
會則擊長罽鼓
爲樂

六額子一首

空山埋後纔三尺
冷水澆來又一回
不信膏肓容二豎
招魂入骨錦囊開

六額子有黑白二種
皆在大定府風俗
相同人死葬亦用
棺至年餘則發
冢開棺取枯骨
刷洗之至白爲
度以布裹骨復
埋一兩歲仍取
刷洗如是七次
乃止凡家人有
疾則謂祖先之
骨不潔也

猓羅四首

蜀道會揮濟火戈部民四十八羅羅阿誰賜得銀鳩杖謝表
發名曲似蜩

猓羅本盧鹿而誤爲今稱漢時有濟火者從武侯破孟獲
有功封羅甸國王卽安氏遠祖千餘年世長其土勒四十
八部部之長曰頭目其等有九曰九扯最貴者曰更苴不
名不拜賜鏤銀鳩杖凡有大事取決焉次則慕魁勺魁以
至黑乍皆有職守亦有文字類蒙古書

錦緞招魂野色寬精夫紅葬骨難寒未妨月沒教星替梅額
新加耐德官

其會死則以錦緞裹屍焚於野子幼不能嗣則妻爲女官
耐德猓羅言妻也其俗婦人用青布纏首多帶銀梅花貼

額精夫見後漢書

斷頭掉尾水西城羅鬼關山行重行鳥蠻鬼大白蠻小鬼方
黑白太分明

獾獾有黑白二種黑者爲大姓又曰鳥蠻白曰白蠻俗皆
尙鬼亦稱羅鬼好畜駿馬善馳驟擊刺其兵爲諸苗冠諺
曰水西羅鬼斷頭掉尾

紅泥坡下白羅羅下姓相逢喚阿和一帶青山橫作黛春風
吹徧采茶歌

白爲下姓居普定者曰阿和多以販茶爲業

峒人一首

擷得茅花冷過冬比肩人似鳥雌雄此間定是多情地開出
相思草一叢

峒人冬采茅花爲絮以禦寒蓋彷彿蘆花毳矣夫婦出入必借其種在石阡朗谿司及永從諸寨斷腸草生焉

蠻人一首

記得牛場又狗場帶刀入市映昂藏草衣男子花裙女花太短時草太長

在新添舟行二司居者曰蠻人以丑戌日爲市期出入必佩刀男子以草爲衣長過其足曳而走作郭索聲婦人裙皆花繡然及膝而止殊不雅觀耳

猥人一首

暮雨匆匆過綠厓朝來入市髮髯鬢生愁女伴多輕薄新壓青花布一層

猥人在定番州之羅斛永豐州之冊亨俗好野合亦以此

爲榮婦人私一男則髻上蒙青花布一方布愈高而意愈
得凡入市交易髻上布有積累至數十層者同伴皆嘖嘖
豔指稱之

按永豐州今改爲貞豐州

猺人一首

秋蛇春蚓貯青囊可有神仙辟穀方何事居山偏愛水草根
短短樹皮長

猺之居處無常必擇近水者以大樹皮接續引水至家不
用甕桶出汲常入山采藥沿邨寨行醫有書名榜簿其字
類今所摹鐘鼎款識者然絕無考證而彼珍爲祕藏愚者
亦或謬賞之又有狢獠狔狗等種皆雜居荔波縣此悉自
粵遷來者風俗盡同於猺自檜以下無譏焉

夔人一首

一串牟尼極樂天舌端青有妙華蓮參軍詩思嫵隅躍正要
方音作鄭箋

契人在普安州姓淳而佞佛嘗持念珠誦梵咒朗朗可聽
凡諸苗言語不能相諳者類皆以契人逆傳

凡苗之性類與華殊順其性則喜拂其性則怒至於怒而
無所不至矣故治苗之術則必識其性而馴擾之今從政
者或未嘗識其性也又從而取求焉逮其無所不至然後
聚而殲旃彼且不知致死之由又弁不知求生之路冥然
頑然駢隤授首豈羈縻弗絕之始意而所謂兵者蓋不
得已而用之者也覽此可以思過半矣錢塘王朝樞

瓶水齋詩話

大興舒位立人

長洲蔣編修

恭業

先祖檢討公乙未所取士也既而先祖下

世蔣亦乞假南歸又十年余伯父蔗堂公先君子進峰公同
入縣庠蔣寄詩爲賀其題曰舉主舒先生太夫人今歲壽六
十孫某某年十三四同補博士弟子員作詩寄賀并爲某誌
勉其曰某者皆直書名於此猶見古風詩曰木落霜淒後陽
和忽轉旋孫枝春又茂碩果剝還全翟莠先朝賜能丸再世
傳慚無儲老筆六十紀長筵

自注甲午太夫人壽四十六先生初入史館宜興儲會元六雅作

壽序盛傳輩下

鼓篋三詩肆垂髫有父風天憐老節母人羨小神童

花花須勤學經經乃固窮他年見叔弼真喜似歐公二詩皆

紀實語先生工古文詩不多作有西原草堂文集行世

詠史詩不著議論有似彈詞太著議論又如史斷余最愛蔡
蕩林金陵一聯云同室干戈稱靖難先王宮殿號陪京十四
字中斧鉞袞冕都有而於向者二病則皆無之近人詠古詩
之罕見者蔡名環黼德清貢生博雅能文老而不遇余於京
師識之

陳俯躬秀水人沈潛於學品詣孤絕嘗一赴學使者試不得
卽棄去不復出賦詩有云自有蔗根甜不過何須更吃蜜橙
糕蓋禾俗生童赴試皆攜蜜橙糕以自食也惜其終老布衣
詩文不傳人亦罕知其名者然余聞四川雷先生視學浙江
時使人聘陳至挾之上座乃下拜之曰吾聞陳先生名久矣
不圖今日得見之夫雷先生以理學自居而獨加禮於陳先
生卽陳先生可知矣文之傳不傳人之幸不幸耳

隨園先生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何處所光武語也懷仁附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嚴子陵語也皆七古中生硬句二人少同學故語相似余謂光武仕宦當至執金吾娶妻當如陰麗華亦七言古詩之佳者又李太白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亦定是詩人之文

元遺山和黨承旨雪詩水風清鶴夢月露洗蟬腹不似煙火人語當與林和靖梅花句子一樣清絕蓋高唱易震微悟難參卽王孟韋諸公但得其神未領其趣故不著一字處往往至於空濛虛廓而無精意反使人意致索然其弊遂至於不讀書大抵此種最佳而最難佳可一而不可再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執此意以求此種詩便可領會否則癡矣唐穉川詠燕詩曰杵臼雙傭作江湖一使星句法意法直逼

工部余往在都下作新燕詩思有以勝之而弗能也然穉川與余各有寄託其高下要不在工拙間因附錄余詩於後新燕誰能話舊愁別時還是去年秋南歸錦字仍千里東海烏衣更九州枳棘豈真鸞鳳宿稻梁猶作雁鴻謀何時王謝堂前飲折取花枝當酒籌

孫編修

星衍

之室王采薇能詩早世僅傳其四山花影下如

潮之句

按畢秋帆制府選吳會英才集共十人采薇殿末

今云僅傳者蓋時未有刻本耳

男鎮樓謹識

鉛山蔣太史詩才橫絕渺所儔伍自蕭公渡覆舟後手稟零落今所刻忠雅堂集纔十之七耳余曾記其二律於冊子皆警鍊可誦集中不載因錄于此題沈皆金洞庭秋泛圖曰洞庭七百里秋光醉煞巴陵一夜霜遷客來過多瑟瑟壯懷到

此亦茫茫已知豪氣吞雲夢便買扁舟下岳陽難覓仙人試
龍笛君山螺髻水中央天章寺尋六函葬處曰六陵寶玉一
時收飲器公然用燭髓月下爭拋牛馬骨函中尙少帝王頭
青衣不返龍荒蛻白浪空沈海國舟此是趙家乾淨土寺門
官樹泣鴉鷗

餘姚徐琰乙酉拔貢生自號四雨山人工爲詩與先君子交
最久嘗自書詩一卷寄先君子題曰紅豆懷人吟余束髮時
每愛誦之後在粵西有祝融氏之厄此卷燼矣今徐下世已
久其詩散佚無存錄余昔時記憶數首於簡以誌梗概題張
若虛乘槎圖曰洞庭木葉下眇眇正愁余張子賦枯樹秋風
唱步虛黃河無日夜碧落有門閭莫問支機石歸來讀道書
讀三國志曰益州王業竟何如大耳雄姿志未舒無命關張

空號虎得才管樂果猶魚青梅座上殷雷震白帝城邊劫火
餘最恨腐儒仇國論到頭只解草降書

右蜀

贅闈遺醜檄誰彈

治世能臣亂世奸敢比周文邀賜履終令漢帝築禪壇星鳥
慷慨林枝盡銅雀宮堯春夢殘疑豕紛紛身後計何如三馬
任盤桓

右魏

生子當如孫仲謀長江天險望中收父兄世業雄

南服蜀魏分疆拱上游不惜赤烏遲作帝未聞碧眼早扶劉
再傳玉氣金陵黯一片降帆出石頭

右吳

又有蹋青詞六首記

其一曰接袖紛紛佛閣登佛前深禮許香燈髻傍金鈿郎家
贈不肯隨緣施與僧亦有竹枝遺響

先祖論詩有云司空表聖七絕猶七律之有玉溪也幽深怨
咽不名一狀而同歸風雅三閭變態乃至此乎又云表聖全
祖樂天又云香山之清變余按表聖修史亭詩曰烏紗巾上

是青天檢束酬知四十年誰信半生臂鷹手挑燈自送佛前
錢所謂三閭變態是已大抵詩家晚節矯然者其詩必傳傳
者多佳如晉陶潛及金之元好問元之楊維禎皆是

錢塘毛稚黃

先舒

怨歌行南陌提籠葉始生西堂秉杼錦旋

成郎心若是黃梅雨看過春蠶便少晴

梅花高館落春草斷垣生嘉興沈山子

進句

虎邱山塘有白傅舊堤其碑爲居民埋遷汪松蘿掘得之錢
唐沈方舟

用濟

賦詩云片石苔封閱歲華憑君磨洗認龍蛇

從今覓得春風路送與吳娘踏落花

秦淮裙屐之勝歌詠最夥余獨愛卓人月兩句云雨絲風片
有時有雲黛煙鬟無日無蕩魂銷意綺羅如在王阮亭雜詩
十日雨絲風片裏濃春煙景似殘秋卽此意也按雨絲風片

四字未見前人引用唯湯若士牡丹亭樂府云雨絲風片煙

波畫船

袁海叟題蘇李泣別圖云猶有交情兩行淚西風吹上漢臣衣久爲世所傳誦嘉興譚元孩一絕尤佳所謂深人無淺語也詩云都尉臺前起朔風節旄落盡海西東不知別淚誰先落同在河梁夕照中

當湖陸清獻公有題南棗村佛寺一絕云亦是聰明奇偉人能空萬念絕纖塵當年可惜生西土未聽尼山講五倫儒者氣象開口要自不凡

徐秋檀孝廉言己酉春宿商家林旅店聞隔壁有三客相語一云王右丞詞客畫師何至從安祿山作賊一云此公少時曾屈身作伶人入公主第彈琵琶見賞因得關節作解頭則

又何事不可爲且詩畫與品行原不可合看又曰唐時此種風氣久不能除李商隱聖女祠結句云玉郎曾此通仙籍憶向天階問紫芝卽刺若輩也士君子進身之始求諸關節已屬可恥況謀及婦人女子裙帶拜官而天下尙有恥種耶彼客曰如子所論良是然未免近歎答曰恥種子旣斷歎種子必不可絕如足下之不歎者又何嘗得作解頭人自不知有命耳秋檀甚趣其言聽其聲似是臥談因未過訪至四鼓而二客先脂車去竟不知誰何氏也是年秋余自京師送客至任邱於旅壁見一絕云根根孤響撥金槽月午花深調轉高不是王維與康海爲誰彈出鬱輪袍不書姓名玩其語意疑卽此客所謂天涯海角有緣當得相見必非尋常行路人也陳其年七言長歌道勝國時事激昂悲慨觀其酬許元錫云

二十以外出入愁飄然竟從梅村遊則知其詩派所由矣
通籍後所作多近宋體然猶是梅都官集中上乘而世顧豔
稱其詞真不可解裴文達日修題填詞圖云文如徐庾當時
體詩比蘇黃一輩賢卻被曉風殘月誤頭銜甘署柳屯田可
謂迦陵知己為文苑定評

尚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當日朱顏兩年少王揚
州與宋黃州此阮亭寄宋漫堂詩也然兩公詩格絕不相似
且宋實非王敵邵青門合刻二家之詩意在尊宋適足以形
宋之短耳然漫堂詩亦自有佳句如哀雁去樓不盈尺修竹
搖風纔數竿殆非煙火人語

會稽董暘元休寶月堂詩孤臣此地幾兵戈賸水殘山近若
何誰唱滿江紅一闕斜陽低處晚霞多千山萬疊翠煙含此

夕登臨意渺然兀坐四更方吐月有人松下喚漁船

北道題壁詩罕見佳者阮吾山司寇茶餘客話載桃源驛一絕句云走馬張弓四十年封侯無路且歸田芭蕉夜雨梧桐露注到孫吳第幾篇吳胥石孝廉在桃花口見一絕云紅粉飄零懷舊恩深燈薄袖話黃昏明朝又作天涯別殘夢依依月到門余戊申歲在白溝河見壁上一律云東西溝水兩無涯擁髻重來史鳳家欲取青棠安角枕先拋紅豆記琵琶折腰似戀三升豆繫臂難尋一縷紗我是元都癡道士替人前度種桃花

余庚戌冬與宋茗香助教宿阜城偶爲詩題壁末句云他日重尋東道主碧紗紅袖兩難論本是偶然及癸丑計偕重宿其地則前度題詩宛然在壁因重爲長歌紀之前年驅車阜

城驛醉裏會題雪色壁祇疑過眼等雲煙那知畱卻飛鴻迹
急召主人深謝渠爲吾護持詩與書主人言非愛公作比年
屋破懶掃除又言昨有二客在此宿一客昂頭向壁讀彼客
移燈往就之此客匆匆卽鈔錄問渠客自何方來云是北指
黃金臺姓名未及叩某某身長七尺多鬚眉我聞此言重歎
息疇昔交遊無此客天涯莽莽風蕭蕭得一知己不相識人
生知己誠難得相思一夜頭應白

趙秋谷嘗乞漁洋爲觀海集序未允遂相詆謫又著談龍錄
皆非服人之論秋谷有論詩絕句云畫手權奇敵化工寒林
高下亂青紅要知秋色分明處只在空山落照中此詩似爲
漁洋而發而此論則知詩者也近蔣心餘先生論漁洋云蘭
麝繞珠翠美人在金屋以之待姬姜未免傷幽獨唐賢臨晉

書真意苦不足可爲定論

方靈臯謂曹操對酒當歌一首是爲孔北海而作篇中但爲君故沈吟至今蓋欲殺之心久矣李安溪解工部秋興同學少年二句謂少陵豈歆以五陵衣馬者蓋言我欲抗疏則功名旣薄欲傳經而心事又違幸此同學少年皆不賤我所欲爲而不能爲者可以望之諸君而諸君轉不過以衣馬輕肥自相馳逐長安何所賴耶如此解詩頗有餘味二公皆不工詩故世不傳其說

唐稚川

以卦

負雋才久困場屋故其詩多幽怨之音好爲寄

託閨怨云辟穀只餐三秀草戒寒猶御五銖衣掌教瑯琊書院云三日羹湯新手爪十年針線舊衣裳讀之輒喚奈何

毛西河於詩本非專家又頗以多爲貴以速爲工故所作少

真切語亦乏蕭散閒遠之致當去其太似唐人之處而西河之真詩固有在也如西里先生云西里先生白苧衣圍花開落舊柴扉不關好酒長收秫時有高歌戀采薇暮雨客彈飛雉操春江人在釣魚磯戴逵入剡將投老六十年來一少微此則雅澹可誦無平日應酬賡語

王文簡馬鬼絕句巴山夜雨卻歸秦金粟堆邊草不春一種傾城好顏色茂陵終傍李夫人沈歸愚評曰傷其不得竝金粟堆也以李夫人形之便曲而有味然阮亭此意實本陳鴻長恨傳中語非創造也沈頗不覺耳

太倉崔華以黃葉聲多酒不辭句得名漁洋目爲崔黃葉歸安沈翰翁先生少時詠白蘋詩人呼沈白蘋黃葉白蘋天然絕對平湖陸陸堂集中有稱朱竹垞爲朱斜陽者則不知所

指曝書亭中何句又會稽羅蒼山

世芳

作湘波詩絕調深情

一時有羅湘波之目詩曰湘波如淚落迢迢海月初生夜聽潮誰采芳馨遺下女一天秋影蕩蘭若

沈綸翁晚年賦紅豆詩尤雅麗可誦云摩詰新詞唱未工湘

潭愁絕老伶工廿年纒結三生願

紅豆廿年一實

千里遙憑一點通

玉合揀來珠有暈錦囊盛處淚初融箇人只在銀屏底揭起簾衣仗好風又鄭炳也太史一聯云偶回倦眼看成碧欲寄

閒愁賦比紅

袁簡齋以詩古文主東南壇坫海內爭頌其集然耳食者居多惟王仲瞿游隨園門下謂先生詩惟七律爲可貴餘體皆非造極余讀小倉山房集一過始歎仲瞿爲知言嘗論七律至杜少陵而始盛且備爲一變李義山瓣香于杜而易其面

目爲一變至宋陸放翁專工此體而集其成爲一變凡三變而他家之爲是體者不能出其範圍矣隨園七律又能一變雖智巧所寓亦風會攸關也

袁蔣兩家詩實是勅敵袁長于抒寫情性蔣善于開拓心胸袁之功密于蔣蔣之格高于袁各有擅場不相依附也蔣詩之雄者如西岳題壁云萬馬西來野色寬蓮花開出古長安此起句也送人入陝云桃花馬上胭脂雪去看秦雲似美人此結句也中間如讀南史云六代文章莊虎豹百年花月醉鴛鴦薦福寺云不關天地非奇困能動風雷亦壯才佛子堂空秋雨寂英雄墳老野花開此類集中尤夥讀之有鐵如意擊唾壺意氣亦有香豔如溫李者如銀鉤字小教親記金扣環鬆許暗開江湖綠髻丁年改樓閣紅窗子夜開晚年專宗

山谷少此風致矣又送某進士歸班云一第還家無限好十年從政未嫌遲此聯蘊藉含思亦與袁公詩無異

梅聖俞愛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十字謂天容時態融怡駘蕩如在目前而劉貢父以爲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漫不關柳如此論詩已爲可哂而茗溪漁隱并謂夕陽遲乃繫於塢初不繫花以此言則春水漫不必柳塘夕陽遲豈獨花塢此全不知詩之說矣蓋此聯之得力固在花柳二字從柳想到春水從花想到夕陽則春水夕陽正從花柳處生情因情生景佳句隨之而漫字遲字乃詩眼也若云兩岸無柳春水未嘗不漫一塢無花夕陽未嘗不遲則彼自漫耳遲耳何地無水何日無夕陽祇須作塘中春水漫塢內夕陽遲足矣試問尙堪傳誦耶貢父本不知詩漁隱亦鮮傳作刻舟膠柱

不直唐人一笑

天津沈峻詩有奇氣予從龍雨樵鐸處錄得數首皆其塞外

所作放言云共工頭觸山女媧手補天此身殆萬丈死葬百

頃田骨節猶專車逐日窮虞淵短小僅孫輩何足與比肩爾

時世人少已塞宇宙偏玉帝頗厭之揉土如飛煙墜地爲眾

庶五尺乃秩然立功贊化育扶世稱聖賢始知從古拙貽歎

齊諧篇遺懷云我有遺愁法冥心歷仙境五城十三樓晃漾

白日靜崇岡炫碧桃藻井墮紅杏蹠躡子晉來羣姬擁而迎

變成捧玉臺綠華戛玉磬欻然登鸞車去一訪鮑靚海天鋪

紅橋俯視月在鏡遊戲日不足何者爲性命洞府愛文字鄉

孃備使令偷寫度人方永脫老苦病禠詩云六經無主名小

儒乃拘墟漢雖置博士初不名其書史遷贊孔子六藝表厥

聞夫子行孝經未聞稱其餘兒寬帶而鉏果易詩書歟經乃
訓常道焉可混魯魚無性誣麟經太息將何如戲作云南海
不遇觀世音西天不見如來佛舉頭戴斗身在邊三萬里程

肯叫屈

自注謂自
粵至此也

少年矢願游西湖未逢白老坡仙俱畧喚

荔支便遭謫偷得蟠桃誰喚粗崑崙雪冷王母去青鳥多情
留我住花宮一臥三千春起看帽脫衣裳蠶爲問蘇卿安在
哉舊妻未去新婦來上林射雁何太晚羝羊旁有避花開

會稽姜鐵夫

梗

相府蓮樂府云淥水映蓮花馬蹄不動落平

沙白璧堂開宰相家重門不敢啼早鴨門前人來掃曙霞隱
隱軋軋駐羽車嗒嗒鼓吏鼓三搥望塵羅拜登仙槎嗚呼丈
夫生不五鼎烹死當五鼎食性豈徒勞州郡職仰面從人借
顏色君不見范睢一言傾蔡澤富貴自取非人力平生所輕

程不識又有句云青山吟鮑謝紅袖寫莊騷爲漁洋所賞

山陰周子固

炳曾

贈潛庵增注東坡海外詩窮髮之南一角

蝸文章豈少沒鷗波玉堂手自天邊落金石篇於海外多秋水何人同向秀聽雲再世卽東坡魚蟲注解渾閒事山水情懷竝不磨

山陰宋長向

俊

謁禹陵第二首無餘廟祀歷縣縣拜手先王

玉座前花鳥共沾新雨露人民誰識舊山川書傳蒼水來何日舟負黃龍去幾年欲倩巨靈開嶂峽橫分三十六青蓮

嘉興王言遠

庭

嘗作棧道中詩云人行山上高天在山中小

負暉易沈夜初陽遲報曉馬走山樹巖飛鳥出其下雲連深洞迷石缺危橋架七盤非險逸三秋足清景日夕流泉聲誰能辨喧靜摹寫棧道可謂盡其概矣

仁和吳雲清號魚山嘗入法華山夜宿石人塢有詩云散步
入深林山山作秋語香選別孤筇蒼翠自成雨籬落煙火微
樵斧向前路徘徊桑餼聞閒閒得吾素竹徑通深扉古木自
盈互明月空谷中石人影相顧

武義朱慎字其恭工詩既卒李梧岡鳳雛挽之曰江東詩好

誰如爾天上樓成只爲渠挽詩云揮成一賦千金易持得霜
螯八座輕原註其恭飲余酒方肇螯闈者報有八座拜其恭
曰不以八座易八腳矣

嘉興高百雉淮城有佳句云月色水鋪地雁聲霜滿天文蕭
然行李桃花渡何處佳人燕子樓爲時所稱

徐昭華受業於毛大可蕭山任千子辰旦詩云誰知詠絮庭
前句猶是扶風帳裏人

錢塘吳慶百

農祥

松木場香市詩松木場邊春水生綠楊紅

樹隱高城上方鐘磬珠林迴十里笙簫畫舫明芳草雉媒嬌

夜雨雜花鳩婦妒新晴武林車騎如流水閒倚青溪聽歎聲

山陰俞鹿柴

樵

海上詩云澳門一線鎖蛟官獅子濠開佔船

通龍馭日輪飛浩蕩蜃吹海市結虛空三千童女扶桑外一

代君臣絕島中親見戈船來出將可憐誰不計奇功

山陰徐伯調

緘

鏡湖竹枝詞句踐城南春水生水中鬪鴨自

呼名楊花飛遲燕飛急郎進城時儂出城流螢篇云井榦星

螢數點流美人腰細不禁秋水晶簾外梧桐月幾度黃昏便

白頭烏栖曲云青缸熒熒角枕爛烏雀爭枝夜將半共言妾

貌如羅敷羅敷有夫妾不如皆便娟婉約善於言情

山陰錢去病

霍

長門怨云十度漢宮秋不曾聞促織一朝入

長門蟲聲始唧唧盛年羞別離掩面空悲啼靜夜疑妾心傾
耳聽車音春殿昭陽歌舞空玉階白露起秋風還把鏡中顏
自看阿嬌仍是少年紅

去病詩避俗超新如送遠云故人萬里涉龍庭回首愁瞻北
斗星莫道春風吹不到昭君墓上草青青始覺馬後桃花馬
前雪猶是春風不度玉門關舊話也

東陽盧商衡選有句云僧歸竹院烹茶綠人坐花陰對酒紅

秀水曹次典偉秦淮絕句舊院蘭房曲曲深珠簾步障畫

沈沈花香斷處衣香接一寸光陰一寸金藩邸初來樂府奢
中官四出選良家一朝馬上琵琶去井底從無張麗華戲演
魚龍夜不眠梨園牌號阮家編輕輕斷送南朝事一曲春燈

燕子牋

宋謝皋羽明倪鴻寶之詩從無一字猶人似於此道用力極深者二人偉人事在家國名在千秋詩乃其餘事如是賢者固不可測也

張文潛斜日兩岸眠犢晚春波一眼去鳧寒之句爲鳧無咎所賞

臧獲傭保作勞于晝晚飯既飽引枕卽臥稍焉而鼻息宮商矣此輩不唯難醒亦並無夢語且盥漱出戶與之語昨日語則已曠如隔世吾儕每至夜分神氣獨旺或就枕必輾轉移時始寐頗有羨於若輩或閱范石湖六言絕句一首云臥聞赤腳鼾息樂哉栩栩遽遽病夫心口相語何日佳眠如渠真得我心語

范石湖有爲淨慈顯老爲眾行化且示余所寫真戲題五言

絕句就作畫贊云孤雲野鶴本無求剛被差充粥飯頭擔負
一筵牙齒債鐘鳴鼓響幾時休冒雪敲冰乞米迴齋堂如海
鉢單開眾中若有知恩者一粒何曾咬破來千里馳驅出爲
人顏容稍瘦老于真食輪轉後無餘事莫學諸方轉法輪何
時平地起浮圖化得冬糧便付廚推倒禪牀并拄杖饑來喫
飯看西湖殿中泥佛已丹青堂上禪師也畫成笑我形骸枯
木樣無禪無佛太粗生石湖此詩晚歲所作余讀之以爲范
詩七絕之冠或問好在何處曰無一好處無一不好處

南唐劉洞以夜坐詩得名人稱劉夜坐宋劉一止嘗賦曉行
詩甚工當時亦稱劉曉行夜坐曉行劉家絕對

丁未秋夜在丁受五

元采

家食蟹作詩用斷字偶閱陸放翁

詩水落枯萍黏蟹殼自注鄉人植竹以取蟹謂之蟹殼則余

詩正用其字書殿爲是貴陽寓次記

幕府燕閒錄云盛文肅夢朝上帝見殿上執扇有題詩句云
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意其天人詩識之既寤以語客乃
杜甫詩也余謂二句甚佳以書上帝之扇則頗不類

後山詩話云鮑照之詩華而不羽陶潛之詩切于事情但不
文耳以淵明詩爲不文吾不識後山所謂文者何等也

冷齋夜話曰老杜白鷗波沒蕩今誤作浩蕩非惟無氣亦分

外閒置波字冷齋如此解詩直未夢見耳

此則有誤記是沒浩蕩或作彼浩蕩

耳獻識

虞山席子侃孝廉

世珍

品學醇雅有叔寶神清之目詩不多

作然亦無門外語壬戌歲與余聯軌南下記其覓和之作云
買就扁舟脫卻鞵平帆煙月指東南窮途得遂還家願多病

從求真訣，靈寶布軍門。降鬼子，鳳帆海市討童男。此行許逐
豪情，後醉折花枝。歎其藝元白才名世，早知同聲吹徹玉簫。
差家居煙水，相通地，勝趁暮鷗。正好時鸞鳳，爭調嘉耦。想
瑚欲拂釣人絲，功名一映浮雲外。那得長留幾卷詩，吐屬溫
雅。天不假年，忽作古人如埋玉樹，觀斯酬酢，若聽鄰船吹笛
時也。

王仲瞿七言古詩，別有天地。以余所見，儕輩之作，罕遇其敵。
然頗不自收拾，今錄數首，足見一斑。解孝子行云：解孝子入
火抱棺身不死，冒火而出，風反火走，火冷于水，火之神矣。可
以疾逆臣之臍，而不燒解孝子。

一解

明哉神哉，曰城隍尊囑。

血一紙爪髮代親臺，胎可暴一豎不靈神乎。神乎活孝子之
父，而亦奪孝子之年。呼神曰天，一解。黃泉之水入於母棺母

惜不爆子淚不乾哭水生魚哭竹生竿吾歌孝子之德天慘

而不歡

三解

將進酒贈南屏小顛上人云濟公一生醉如龍

死作靈山去來佛濟公不生酒不清濟公不死佛不滅醒中

三昧醉中春酒字南山大法門山前失卻瓢壺帚二十七代

無兒孫顛師大演西來法酒竿打起門前刺三千魔女醉來

呵五百僧人醒來喝一家衣鉢挂南屏提出千年老酒瓶旁

邊暑个醜醜字可似楞嚴十卷經酒爲功德水能澆煩惱薪

阿難不喫酒呼作驢入羣目蓮不喫酒終古沙蟲一細民伽

羅龍好兒女要湖要海杯中取香醪布作大慈雲醪飲吹成

法華雨只勸阿顛飲不勸阿顛止文殊不出女兒定何況醪

醪醉男子但恐罔明沒眼老鬼瞎勒破機關笑人死人勸阿

顛止阿顛口不開一杯復一杯彌勒何時來打穿洞底盛糟

具脫下娘生營酒林東家喫酒西家醉如此針鋒少人對儂
是天宮大酒人一甌送上龍華會善才生盡十五月矣計識
得三百五十餘字示以詩云阿爺四歲識千字一二形書曉
其義兒今三歲識二百他日爲文定奇特人間識字天上嗤
阿爺自誤還誤兒兒莫學阿爺知書娘道好只今餓死無人
保夷齊廟裏要香煙誰捧藜羹到門禱阿爺配食兩廡去賴
爾門庭來灑掃秦王燒書黑如炭豫讓吞之不當飯魚鹽作
相盜作將天下功名在屠販兒不聞蒼頡作字鬼神哭從此
文人食無粟又不聞黃帝軒轅不用一字丁風后力牧爲公
卿弄書行示善才云書不弄兒兒弄書愚公之子如公愚牢
把一冊愛如命撇得中庸便論孟睡來不放醒叫呼阿兒餓
死前生定人家一蟹生一蟹生到蟊螟骨不改不然龍生丸

子子子朋弄水噴雲性還在仲尼少小愛俎豆千年廟食尊
彝侑子興生長託鬻官到今血食鬻門中但願吾兒讀書讀
貫上下古不願吾兒一科一甲呼吾父登翠微亭作云中江
日落衣帶圍西風吹人人不歸水禽膊膊水中落有翅不得
空中飛拍手呼山山欲笑老馬啣枯向空叫君不見晨風兒
布穀飛來呼爲鷓朝游武昌雲暮踏海西石滿山紅樹一江
風萬里長空遮不得獨秀峯歌云須彌之尻崑崙骨面目崢
嶸性情侷穿山伏地四千年偶向南屏露髯鬪盤王運斧君
向述女媧大索天下無君藏君顯世不測神物肯與凡人奴
天公命汝龍蛇壑太白昏荒夜星落鷓鷯惡鳥避空山風雨
一聲鬼神作願君勿化雲化雲雲笑君洞庭小龍女兒子赤
脚咤嗒如有神君勿化爲雨化雨須隨雨師舞不如兀兀坐

巖阿月帽風褰好千古君不見秦王纜石天下桀一朝斷化
黃金佛百年香火何有無至今頭帶共工血對雨云男兒少
不成名三十許日日浪浪聽山雨雨聲不住人耳聾擡頭不
見天上龍一蛟盤天受天語魚鼈龜鰲半空舞三十六鄉都
是雲白日一照天下春河伯外臣日之使何不捫天洗天水
雲中妖蛟有時墮吾亦登天見龍子大雨揚禹廟窾石題名
紙溼不得上石云空山一聲泥滑滑兩腳渾泥雨中沒鬼神
不許瞰山文大隊雲師怒唐突女媧昇車補天漏禹廟中心
天有竇虛空水孔大于孟雷公一鳴小龍吼妣王好治地上
河功成不割天河波稗槌石上人名姓洪水年間擔水鑿至
其棋盤山爲大風所倒一首尤極奇肆俶詭云春衫碧碧風
礪刀東塍西塍看紅桃燒香女兒顏色嬌招我來看碁石高

仰而望之山如尻笏立兩石中火竈竈間之僧老且妖胡嘯
聞閣聲如潮似云正月初四朝神風刮我庵頭茅又云天公
大恠南斗北斗不管事日來手譚坐隱山之椒金星招之不
肯罷下遣雷公撒取碁盤燒燒之不肯熱礮斧不敢敲雷公
奏帝此石乃是混沌未闢一大局下管十二萬陽九百六一
隻無可饒一局復一局雖有五星日月烝孛羅計難遁逃南
斗輪一隻五湖如旋鸞北斗輪一隻三王四帝爭滌濠秦皇
漢武局中一隻劫昆明赤土三重焦一隻不到處魚頭赤子
湯火澆當今閻浮天子彌勒下世萬萬歲日兄月姊親同胞
老天不變道不變此局破碎當掣銷天公開言大歡喜傍邊
玉女投兩梟華山巨靈蜀山五丁渠是地大力小昇不動道
是六州之鐵生鑄牢風姨娘子貌如春花一十八手弄風輪

緜口宣玉皇旨腳踏南山腰三呼復三吸百人輿一瓢三百
六十子連瓜帶蒂抹入南塘坳南斗罷去北斗走有如鴉翻
鵲亂歸雲霄唯有煌煌北極實是定盤心中第一子口傳二
十八宿司宮司度守定 唐堯朝吾是爛柯山樵老士骨難
換人未死胸中一盤十七史粒粒覆棋手可指上山下山拾
死子此作可謂奇想天開使賀知章見之當許其泣鬼神矣
池北偶談云吳惟信中孚湖州人寓吳嘉定之白鶴村吳有
糜先生於九經注疏悉能成誦嘗見中孚賦絕句云白髮傷
春又一年閒將心事卜金錢梨花落盡東風軟商畧平生到
杜鵑亟下拜云天才也老夫每欲效顰則漢高祖唐太宗追
逐筆下矣此正余所謂高唱易震微悟難參也

菊圃小集云餘姚高九萬翁觀思陵墨本詩云淡黃越紙打

殘碑盡是先皇御製詩白髮內人和淚看爲會親見寫詩時
過平原故相宅云拂曉官家簿錄時未曾吹徹玉參差旁人
不忍聽鸚鵡猶向雕籠喚太師蒼涼沈鬱裂破風景矣

錄李竹嬾太僕題畫絕句得十首每誦一過輒想見其人寫
武林昭慶寺懷陸伯成倚醉樓寫此見適云雨後溪聲吼似
雷高樓倚醉想銜杯段橋秋色無多遠只隔蘼蕪綠幾堆題
畫云霜落蒹葭水國寒浪花雲影上漁竿畫成未擬人將去
茶熟香溫且自看爲王宰甫畫云黃葉坡深隱釣舟蓼花瑟
瑟水悠悠鷓鴣睡熟漁翁醉偷取瀟湘一色秋寒江待別圖
云雲去蘭亭雁影孤陳痕漸漸上蘼蕪嘘呵滴得梅稍雪爲
寫寒江待別圖題畫與曹允大云黃石堆牆竹掃雲澗深花
落去紛紛讀書聲到樵人耳樹擁風迴又不聞題畫小卷云

江上孤吟欲暮天一舟橫渡草纖絲柳花飛盡黃鸝啞只好
枝頭聽杜鵑題畫與沈子廣云雨寒松閣恣高眠夢入金陵
涉索煙七十二峯多忘卻聽泉剛記到開先與沈翠水論繪
事因題所畫便面云煙沙漠漠夕陽餘野樹酣霜水滿渠何
處秋兒閒入夢琵琶亭子對匡廬白描梨花云雨香雲淡月
霏微薄薄鉛華淺碧衣卻似道山春燕罷水精簾下拜真妃
題畫紙絹小幅云柳絮波空春事遲雨晴剛得曬鷓鴣社回
故作閒風調醉手臨歧顛釣絲

先君子擅詩名三十年有集十八卷今春已刻於淮南
外有乙亥年詩一卷雜組一卷餅水齋詞兩卷制藝一
卷曲譜兩卷兩漢識小錄兩卷外著兩卷詩中有畫錄
一卷均未刊行唯此詩話一卷爲壯年之筆迨至四十

以後不復爲此藏諸篋笥經年卷帙大半散零吉光片羽掩卷生香今日月有時名存身歿鈔撮旣就宜付棗梨因識之於簡末嘉慶二十一年八月之朔孤子 昌

枚 鎮樓 祖椿恭校